



# 沉香曲腔润长安

■赵利辉

唐长安城有一百零八坊，从长安城图看，我家所在地应是当时的安邑坊，紧挨着大唐东市。唐代长安人买卖货物，必往东市、西市去，久而久之，购物、贸易便有了“买东西、卖东西”之说。1992年，我家搬来这片时，社区周边还是菜地。一晃30余年过去了，如今这里已是高楼林立。

大唐东市旧址一带挖出宝贝来，是近几年的事。出土的有玉器、瓦当、唐三彩、玻璃器皿，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处酒窖遗址。于是，这块宝地马上被围了起来，着重保护，禁止房地产盲目开发。东市的北面是隆庆坊，为唐时五王子宅第，出了个皇帝——唐玄宗李隆基。他即位后，隆庆坊避讳改名为兴庆坊，后来又改回隆庆坊。现在那片儿仍延续此名，只是王府皆成了民舍。一条曲里拐弯的小巷横穿坊间，西安人叫它卧龙巷。巷子里尚存一棵古槐，苍劲挺拔，但据考证非唐时风物。从巷子出来，就是兴庆公园的西门。园中水曲木茂，晨起或傍晚，我常去兴庆湖边散散步，在林子里吼两声秦腔。

有一次，我自娱自乐唱着传统戏，引来一位手持板胡的老人，他笑着打招呼：“你这嗓子，都能把狼招来。”老人白发苍苍，面色红润，自称李老汉。他问我：“会唱《铡美案》不？”随即拉了一段过门。我听出是包公出场的“起头子”，就粗起喉咙唱：“王朝马汉喊一声，莫呼威往后退，相爷把话

说明白，见公主不非同僚辈……”李老汉听得频频点头。我二人相聊甚欢，他便邀请我参加沉香亭的秦腔自乐班，叮嘱我别人唱这段时，只须吼一声：“威武——”

西安的秦腔自乐班，一般是由戏迷票友自发形成。夏日傍晚，总有戏迷三三两两，溜达到兴庆公园的沉香亭前。有的自带乐器，手持板胡或长笛，叫作乐手；有的空手，却有着一副好嗓子，外行人不知。天气酷热，乐手中难免焦躁，就坐在亭前石阶上，拉一曲《五典坡》解闷儿。板胡一响，一旁倒背手正踱步的男子忽然停了下来，锐声唱道：“实才间大嫂对我言，五典坡来了一位长官。叫列位大嫂等等我，问信一毕一同还。”这一奏一唱，好戏便开了场，戏迷、市民便聚拢了过

来。有人喝彩，有人不以为然，说那男子嗓子不好、技巧一般，唱旦角的王宝钏很勉强。这时，观者中就走出一位女子来，伴舒水袖、轻移碎步，用纯正的青衣声腔接唱道：“手提衣来上坡涧，见一位军爷在面前。前容儿未曾瞧得见，后影儿好像奴夫还。我有心上前把夫认，错认军爷礼不端。”她的演唱声情并茂，听得一旁的老婆婆颇为激动，群众更是鼓掌称赞。拉板胡的自认遇到了知音，却眼看夕阳西下，自己将要归家，依依难舍。他问女子：“明天还来么？”女子说：“你来，我就来。”

沉香亭的秦腔自乐班里，乐手和演唱票友大多都是这样相识的。乐手各有绝活儿，敲鼓点的、弄钹锣的、吹长笛的、打筋板的、拉板胡的，还有的甚

至会把西洋乐器加进来。戏迷票友们自发聚集在沉香亭前，时常演出些秦腔折子戏。剧目多偏向传统，不是奸佞害忠臣，就是姑娘拉相公。演唱者声腔或慷慨激昂或悲哀婉转，伴奏者则使出浑身解数，为其润音色烘气氛，大家都沉浸曲中如痴如醉。自乐班人员，可随进随出，不受任何约束。谁想唱就来唱一段，不唱就席地而坐听戏，开心就行。我在其中也收获了极大的快乐，声声古调中，感觉自己与西安这座城的灵魂更近了。

夏日炎炎，沉香亭前的牡丹已开败，兴庆湖的荷花接着开。遥想千年以前，沉香亭前上演着另一场盛会——

天宝某年春天，沉香亭前牡丹盛开，唐玄宗携杨贵妃赏花，李龟年吹觱篥（音同“毕

利”，一种西域乐器）并演唱。玄宗爱新曲，下旨命李白速来填词。李白在长安的酒肆上喝醉了，“天子呼来不上船，自称臣是酒中仙”。但他也不敢过于轻狂，就前来填了首《清平调》：“名花倾国两相欢，常得君王带笑看。解释春风无限恨，沉香亭北倚栏杆。”字字流葩。唐玄宗多才多艺，会击鞠，尤通音律。他有一套戏班子，常于听政之暇，亲自教乐工子弟三百人唱戏。鼓瑟齐鸣，有一声误，玄宗必察觉而纠正，自号“梨园弟子”。他有时自取乐器，身披舞衫，教诸弟子歌舞，并鼓励：“好好作，莫辱没三郎。”在他的指点下，宫女一天就可以上场跳胡旋舞，贵妃学会了击磬，冷冷然有新声，太常乐工都不及她。自此，戏曲艺术在盛唐绽放绚丽之花，种下传承之果。后来，梨园便成了戏曲界的代名词，唐玄宗亦被戏曲工作者尊奉为“祖师爷”。

如今，沉香亭畔依然传唱着悠扬的戏曲声腔，虽与唐玄宗时期的不尽相同，却仍以动人的旋律展示着古老西安另一个朴实、动人的侧面。

在沉香亭的秦腔自乐班里喊“威武”、听戏迷票友们过瘾演唱后，我常喜欢在兴庆湖边走走，累了便坐长椅上歇歇。那一日自乐班活动完毕，我坐在湖边长椅上细细回味，还是那段《五典坡》：“二月二来龙出现，王宝钏梳妆彩楼前。王孙公子有千万，绣球儿单打薛平男……”我独自小声哼唱着，眼前竟仿佛出现了一整片花艳曲繁的古梨园……



## 川海文心

# 那一湖红莲，那一片英雄地

■刘峰

我一直有个梦想：去洪湖观莲，去领略一番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里的美景，特别是碧水盈盈的湖面上，那一朵朵从绿荷里探出的红莲。

今年，这个梦想终于实现。7月，我来到湖北荆州洪湖，舟行水上，放眼而望，到处是荷，层层叠叠的绿，一直袭向天边。在田田荷叶间，是一朵朵红莲，宛如一团团火苗。当风拂来，一时间，莲叶翻飞，荷花摇曳，清香缕缕，沁人心脾。

从水天相接处，隐约传来了飘渺的歌声，那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革命经典歌曲：“洪湖

水呀浪呀嘛浪打浪啊，洪湖岸边是呀嘛是家乡啊，清早船儿去撒网，晚上回来鱼满舱……”

在这个夏日的清晨，只见荷叶宿露未干，当清风拂过，大珠小珠滚玉盘，数不清的红莲花仿佛在静静燃烧。从野水深处传来水鸟的啼唤，仿佛当年赤卫队员的暗语。

当淡青色的薄雾渐渐散去，火红的旭日从湖面升起，洪湖终于睁开了惺忪的睡眼，满目辉煌，一片澄明。在碧水绿荷上空，升腾着淡淡的蓝烟，宛如美丽的仙境。只见一条条小船从水湾柳影里悠悠荡出，一个个渔民们，依然保持着淳朴本色。此情此景，让人仿佛置

身于电影镜头，我不禁联想起儿时乡间一遍又一遍观看《洪湖赤卫队》的情景，真想随他们去美美地撒一回网。

沿着一条明清风格的老街进入瞿家湾，仿佛走进了烽火岁月。当金色的阳光从陈列馆的屋顶泻下，透过暗蓝色的浮尘，只见刀、枪、铤、弩、长矛、梭镖等革命武器静静陈列在柜架。它们早已斑驳成锈，默默诉说着当年革命斗争的艰辛与残酷。

这里曾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中心，又是红二军团和洪湖赤卫队的发源地之一。无数革命先辈们曾在此地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。细数这一条街上，

革命遗址竟达几十处，从墙柱上残留的油墨字迹，人们仍可感受到当年革命的斗志和力量；从一处处石碑、粉墙、灰瓦、雕砖、飞檐、镂空等遗迹上，犹可听见岁月的跫音。

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里的故事，就发生在此地。以瞿家湾为中心，赤卫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，战斗异常艰辛残酷。为了配合红二军团的战略转移，一部分队员坚守原地，顽强地开展游击战争。在迷宫一样的莲湖的掩护下，战士们巧妙地与敌人周旋，既保留了革命火种，又有力地打击了敌人。

特别是由演员王玉珍扮演的女主人公韩英，具有坚定、果

断的革命气质和机智、沉着的指挥艺术，外表坚强骁勇的她，内心感情却温柔细腻，深得观众喜爱，成为了当年人们心中的偶像。

屈指一算，当年的革命战争，离现在将近百载。岁月漫漫，光阴冉冉，人们却铭记了这一片英雄的土地。

远眺洪湖数不清的绿荷红莲，我一遍遍惊叹这一片水乡的魅力——她，既有水一般的温柔，又有火一般的激情，令人不禁将这一首革命经典歌曲深情歌唱：“……人人都说天堂美，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啊。洪湖水呀长呀嘛长又长啊，太阳一出闪呀么闪金光啊，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……”